

# 騎單車闖中南海

到北京留學後的第四天，我租了輛自行車騎到天安門。往回騎的路上，瞧見路邊一座堂皇的大院子敞開著門。我注意了一下沒有「禁止入內」的告示，猜想那裡面一定是像頤和園一樣的中國式園林，突然心血來潮決定進去觀光。顯然大門兩旁的警衛沒料到這個外國女子打算進來，當我開始放慢車速已經踏過了門檻時，警衛愣了一下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當他們清醒過來知道我的意圖後，兩個警衛同時禮貌地伸出胳膊攔住我。退出來後，馬路旁幾位看熱鬧的行人告訴我那裡面是中南海，就是中國的白宮。

## 美金買屁股 入境要問俗

待我的中文可以開口後，笑話也就不斷了。比如我誇獎女友的魔鬼身材時，我說成：「你的魔鬼“肉”身材，可真靚。」有次在酒吧，我對朋友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得先走了，很無奈。」他們都挺吃驚，你先走一步，有什麼“無賴”的呢？漢語裡的四聲簡直就是老外的天敵，當我在教室裡氣哼哼地抱怨：「誰拿走了我的筆，我的筆總是不翼而飛。」時，可惡的是我的四聲走了調，出口的竟然是：「誰拿走了我的“逼”，我的“逼”總是不翼而飛。」一次午餐，上海人告訴我，他們都想多搞些美金買「屁股」，嚇得我將正喝著的茶噴了出來。我胡思亂想起來，「美金買屁股」，是不是吧女如今漲了行市只收美金了。身旁朋友見我犯傻，便解釋說，人民幣只能買A股，若想炒B股就得有外幣。每次出洋相後，我都感慨中文可真是為難外國人，怪不得中國人老說學無止境呢。

來中國訪問經商的西方人，通常

赴中國前夕都會通過昂貴的國際公關公司了解對中國人應做什麼，不應做什麼。比如，中國民俗專家會建議珠寶商將禮品盒上的白絲帶換成紅絲帶，因在中國白色代表死亡，紅色代表幸運喜氣。即使行前自以為做足了功課，到了中國後仍發現會掛一漏萬。一家美國公司訂購了一批名貴鬧鐘，準備做為紀念買賣成交的禮物贈給甲方。鬧鐘運抵北京後，我從該公司一位雇員那偶然得知了此事，我當即提醒對方送鐘恐怕是個錯誤，因中文聽起來如同「送終」極不吉利。還有一次美國農業部一行人訪問中國，每到一處都贈送主人綠色的壘球帽，但接受禮物的中國男子無一位將帽子扣在自己頭上，而在場的女士往往抿嘴笑成一團。後來中方一名翻譯告訴美國人，在中國「戴綠帽子」等於老婆出軌，才終於制止了美國人發放綠帽子的不智之舉。

中國特色的風俗之多，即使對於最老練的漢學家來說也避免不了失誤。一位學了半輩子中文的德國人，對於北京人堅決反對他將一種德國香腸定價為250，感到迷惑不解。當地人笑彎了腰告訴德國人，「二百五」就是指某人愣頭青。剛到中國的老外因不懂中國民俗的確頗鬧尷尬。有西方婦女無意中進了壽衣店，立即被那些中國傳統風格的壽衣吸引住了，便買下來穿到晚會上展示，嚇得中國來賓魂飛膽散。還有西方人將中國人祭拜亡靈用的黃色草紙當成寶貝，中國人稱其為「馬糞紙」，但西方人卻特喜愛它的原始古樸風味，將其製作成聖誕賀卡，在上面寫上「恭賀聖誕新年」的字樣寄給遠方的親友。

## 外國女人在中國如廁



我初次來中國旅行時是個漢語白丁，開過不少笑話。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在四川鄉間搭長途巴士，突遇內急，我先試著用蹩腳的漢語表示想找廁所。無奈我的發音太糟糕，司機、售票員皆對我的「不懂話」搖頭嘆氣。我只好又試著說英語，這是輛鄉下長途車，乘客大都是當地農民，洋文自然更不靈光。這時我看到整車人都在議論紛紛，顯然大家正群策群力地試圖猜測老外的意圖，但始終破譯不出我究竟想幹什麼。最後我實在不能繼續耽誤下去了，決定嘗試最後一招，寫了WC旁邊還畫了一個女人。這下眾人「阿」了一聲大笑起來。然後司機開始轉來轉去打算為我這位外賓找間廁所，在這窮鄉僻壤顯然徒勞。終於司機停在一片竹林旁，然後他回過頭來用眼神詢問：「這裡怎麼樣？」我急忙豎起拇指連說「OK」，衝下車奔進竹林。這是多麼舒心暢快的體驗呀，竹林中清新濕潤的空氣，有幸在這裡回歸大自然簡直是天堂般地享受。我責怪自己早怎麼沒想到「世界語WC」呢，這樣就可免去兜一大圈捉迷藏的遊戲了。我回到車上後用生硬的漢語向全車人道了聲「謝謝」，眾人都善意地哄堂大笑起來，紛紛詢問「OK？」，我再次豎起大拇指連聲表示：「太OK！」此後我狠繞了一番舌苦練廁所的標準中國話，再沒發生過此番難堪的意外。

另一次廁所事件發生在北京。一個下午，我與男友在鼓樓附近的胡同裡閒逛，我往廁所裡剛一探頭立即就縮回來了，裡面只有水泥坑，每一個坑都是開放式的沒有門，入廁者得在別人眼皮底下方便，對西方人來說這實在太不方便了，太沒有起碼的隱私保護了。站在廁所門外恭候裡面的三位女士都出來後，我央求男友為我把門，禁止任何人入內，若有旁人蹲在我對面，那樣我會緊張得失去感覺。男友雖然滿腔同情，但他對此艱鉅任務則一臉地為難不情願。待我速戰速決露面後，發現門外已被男友攔下了兩位女士，人家可都靜悄悄地候著。男友感嘆說：

「中國人真有教養，這二位女士見一介洋人壯漢懇請她們暫等一下，人家當即愣在那摸不著頭腦。我只好據實招來說裡面有位外國女士，等她出來你們再進去。二小姐馬上就友善地理解了。」

## 著迷北京兒話

前輩漢學家由於歷史原因往往偏重研究古漢語，悶頭考據的他們開口講中國話的機會微乎其微。於是這些滿口之乎者也的學究，在北京乘出租車到了地點後，便拖著長調抑揚頓挫道：「止也。」我們這一代雖不至於鬧出那般古典笑話，但也不過是半斤笑八兩。我剛到北京時，到街上的小餐館叫了麻婆豆腐、宮爆雞丁。沒一會兒小姐就送過來了，對此我興奮不已，來中國前在歐洲上漢語課時曾操練過多次菜譜，眼下還是頭一回實地演習。飯畢，我起身再接再勵得意地大叫一聲：「算帳。」舉坐霎時鴉雀無聲，眾人齊刷刷地將頭扭過來盯著我瞧稀奇。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如今流行廣東話「買單」。在北京住了這幾年，我越發地迷上了北京話，胡同裡老北京們字正腔圓滑出來的京腔，聽上去是那麼親切舒服。尤其北京的方言土語特別有味，比如犯糊塗叫「暈菜」，對方吹牛大了，就叫他「歇菜」，生氣叫「撮火」，出醜叫「露怯」，強詞奪理叫「窮矯情」，與眾不同的人叫「各色」，尤其是親吻更妙叫「相一口」。早上遇見鄰居打招呼是：「遛彎了您。」對送你出門的主人，客人的敬詞是：「回了您」。

胡同裡有說不完的風趣故事。那天傍晚，我正往租的四合院家裡走，一漢子冷不防地踐到我面前問：「你們吃米還是吃麵。」我愣了幾秒才回答：「吃麵。」他「奧」了一聲走開了。我突然想多解釋幾句，便追著其背影喊：「現在我們也開始吃米了，尤其上中餐館的時候。」那漢子頭也不回地應了聲：「謝了您吶。」

■